



# 人 体 文 化



# 人 体 文 化

古與今世界里的中國與西方

---

謝長壽著

##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

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 《走向未来》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包遵信 严济慈 杜润生 张黎群 陈一咨  
陈翰伯 钟沛璋 侯外庐 钱三强

##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金观涛

副主编：陈越光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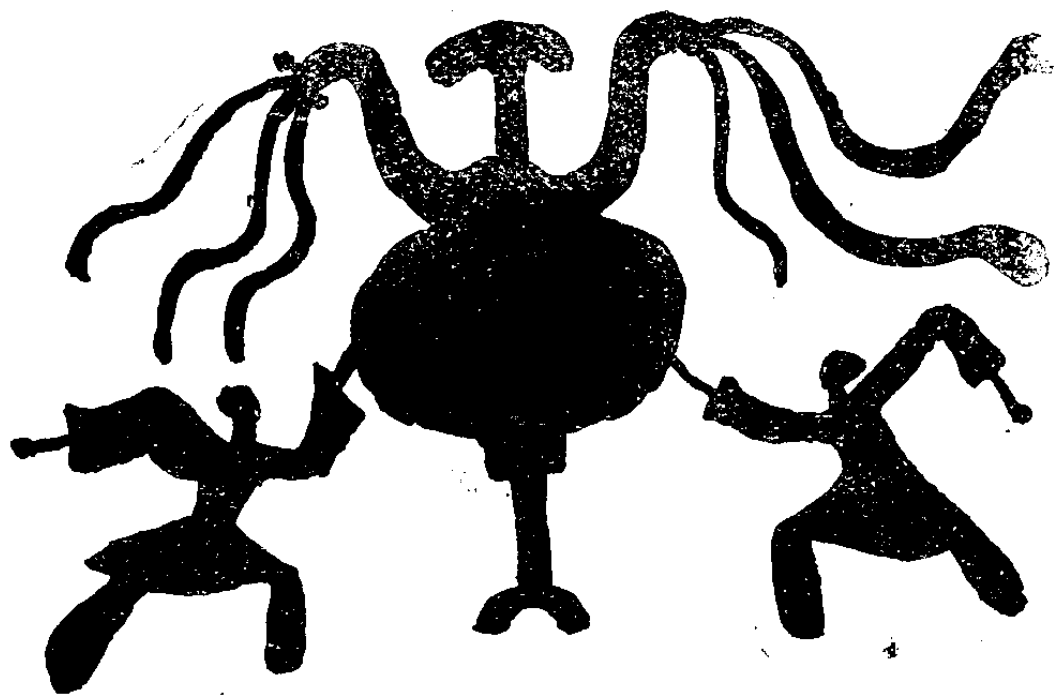
丁学良	王小强	王岐山	王军衔
王晓鲁	王 焱	尹蓝天	乐秀成
朱嘉明	朱熹豪	刘 东	刘青峰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阮芳赋
陈子伶	陈越光	易小冶	金观涛
秦晓鹰	贾新民	俞永曦	唐若昕
陶德荣	黄江南	董秀玉	樊洪业
戴士和			

# 目 录

导 论 .....	1—11
<b>1. 回溯：舞蹈文化演进中的逆反现象 .....</b>	<b>13—85</b>
小引 .....	15
1-1 被扬弃了的舞蹈 .....	20
——中国古代舞蹈的命运	
1-2 舞蹈的扬弃 .....	53
——西方芭蕾的历程	
1-3 一种逆反现象 .....	80
<b>2. 对比：形态水平下的心理差异 .....</b>	<b>87—164</b>
小引 .....	89
2-1 拧、倾、曲、圆 .....	95
——中国古典舞的内聚性形态	



2-2	开、绷、立、直·····	111
	——西方芭蕾的外拓性形态	
2-3	内聚与外拓：是心理的差异吗？·····	129
<b>3.</b>	<b>展望：民族舞蹈传统在未来世界的位置</b>	
	·····	165—225
3-1	盛乎？衰乎？·····	167
	——中国古典舞的现状	
3-2	谁在向我们挑战？·····	187
3-3	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传统与未来·····	206



导

论



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让·尼克莱终于在水天相接处看到一片模糊的大陆。

“终于找到了，中国！”这位法国探险家激动得几乎不能自持。

中国人说：“入乡随俗”；欧洲人说：“在罗马就要象罗马人那样做”。尼克莱穿上珍藏多时的中国长袍，带着惊喜与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那片向往已久的土地。

他的登陆地点在今天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时间是一六三四年。

对于古代人来说，横亘于面前的大洋，沙漠，高山和雪原，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空间位置的距离足以使大多数人望而生畏。他们中间那些最具献身精神，勇于舍身求法的人们，即使获得了成功——如玄奘、马可·波罗——也难于将一种陌生的

文化全面地介绍给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人们，更不必说，无数人在探求的道路上仆倒，异域的瘟疫、土人的响箭、浩瀚的沙漠、汹涌的波涛以及默默流逝的岁月掩去了他们的躯体和英名。

传说在伟大探险家张骞的墓室前有一堆马骨，对于他，这或许是在纪念一生跋涉的功业；对于我们，它既是对古老却又激动人心的事业的凭吊，也是给那个闭锁与落后的时代奉献上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俱往矣，……

科学与知识已经、并将进一步征服空间和语言的障碍，摧垮敌意与偏见的壁垒。理解这个世界的文化，将自己的文化汇入世界文化的海洋之中，这种古老又永远年轻的梦想正变成无数活生生的人的现实行动。

我们将要探索的是古典舞蹈的世界。

舞蹈，作为人的一种行为方式，几乎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作为艺术的形式，它千姿百态，万象纷呈。

在烟雾弥漫的祭坛前，在情欲中烧的月夜里，在播种与收获的季节，在出发去与别的部落厮杀的时刻，先民们总是不能自禁地舞蹈起来，伴着激

越、强烈、动人心魄的鼓点，裹挟着尚未退尽兽性的嚎叫……

这种原始的舞蹈并不是我们思考的对象。

随着文明的进步，舞蹈的形式日益丰富起来，它的功能日益被发掘出来。王公贵族们豢养了供自己享乐的舞队，表演着供他们欣赏的宫廷舞蹈；宗教祭祀的仪式中，舞蹈家们跳着有与教义一般严格的规则的祭祀舞蹈；不同的民族拥有表现自己精神特质的舞蹈；不同的地域流行着作为民俗文化一部分的地方舞蹈……

这些形形色色的舞蹈，亦不尽是我们思考的对象。

如果说古代希腊的文明——或者更远一些，古代苏美尔文明——是西方古代文明的摇篮，那么十三——十六世纪地中海沿岸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便孕育了西方的近代文明。最初的芭蕾是作为这种文明的一部分在意大利产生的。曾经对文艺复兴运动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佛罗伦萨的主人”罗伦佐·德·梅迪奇，在他声名显赫的时代举办过无数豪华的娱乐活动，舞蹈在这种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巨人达·芬奇还亲自为那些能歌善舞的贵族男女设计过华美的彩车及五光十色的道具。十五世纪初，多门尼科（Do-

menico, da Piacenza) 写出西方第一部舞蹈学专著《舞蹈艺术与舞蹈创作》，它区分了传统舞蹈的单一的节奏与芭蕾的多变的节奏，第一次为二者建立界说，该书的手稿，至今还珍藏在国立巴黎图书馆里。

十五世纪末，宫廷芭蕾传入法国，法国王后和三十余年来法兰西实际上的统治者凯瑟琳·德·梅蒂奇酷爱这种艺术形式。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更是个中老手，他对芭蕾的迷恋险些到了李煜之于音乐、文学，徽宗之于绘画和花石的地步。

在欧洲的历史上，许许多多显赫的名字都和芭蕾产生过联系：

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是芭蕾迷，她甚至因为一个下属长于舞蹈而将他提升于要职；

莎士比亚和本·琼森在自己的剧作中多次表现舞蹈的场面；

莫里哀写过许多喜剧芭蕾；

柴可夫斯基为《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谱写了流传百世的乐曲；

.....

在邓肯及其同道们创立的现代舞没有问世之前，芭蕾在西方舞坛上享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即使在今天，它仍是拥有最大量观众的舞蹈形式。

它被称为“古典舞蹈”。

“古典的”（Classic或Classical），不仅具有“古代的”一重意思，它还表示“最高等的”、“第一流的”、“典雅高尚的”、“正统的”、“传统的”、“典范的”、“权威的”等诸多含义。芭蕾从诞生到昌盛，流传于意大利、法国、英国、俄国等一系列欧洲主要国家，许许多多天才的舞蹈家、音乐家、画家、作家和君临天下的人物为它的成长注入了心血，使之成长为西方审美理想的一类典范；可以这样说，西方人的审美理想在芭蕾之中获得了人体化的典范体现。芭蕾被看作“古典舞蹈”，一方面是由于它比现代舞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另一方面，起码在我们东方人看来，它是西方传统精神正统的身体显现，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文化有着某种“典范的”、“权威的”和“第一流”的意义。

中国是拥有最悠久的历史与文明的古国之一。更为难得的是，我们的历史与文明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未曾中断的延续发展，有着鲜明的承继性。考古材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亚细亚东部的这块土地上就存在着成熟的原始舞蹈。通过古代的石刻、壁画、卷轴画、雕塑以及大量的文献，我们了解到古代中国舞蹈经历了自己高度繁荣的时

期。虽然，我们今天无法一睹古代舞蹈艺术家的风姿，但从朴拙的汉代画像砖石中，从斑斓的敦煌壁画中，从铺张扬厉的汉赋和瑰丽多彩的唐诗中，我们不也听到古代舞者节律分明的步点，看到他们时而飞扬时而低徊的身姿，体味出古中国舞坛的万千气象么？

宋元以后，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杂剧——崛起于中国艺坛之上，它成为日后浩浩荡荡、纷纭多样的戏曲形式的先声。不幸的是，作为独立艺术形式的舞蹈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逐渐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融入中国式的歌舞剧——戏曲艺术——之中。无论它对于戏曲艺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它毕竟只是这种综合性艺术中众多构成因素中的一个。古代中国戏曲当感谢舞蹈为之作出的贡献，而舞蹈却应为自己的命运发一浩叹。

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国舞蹈发展带来了转机，百年奴役状态的结束，使人们意识到需要重新整理民族文化，借以恢复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力。本着这种精神，新中国的第一代舞蹈家和舞蹈理论家们发现，在载歌载舞的中国戏曲之中，舞蹈的动作以其“鲜明的节奏、幽雅的韵律、健康美丽的线条、强大的表现力”，显示出“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所没有的”“中国古典舞蹈特有的”

风格”（欧阳予倩语）。这样，舞蹈工作者们结合武术动作从戏曲中总结、发掘和抢救出了一种舞蹈形式。

通常，这种戏曲舞蹈被看作是中国古典舞蹈。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国际上，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各种文化思潮冲击震荡着我们，与此并生的是我们民族自省意识的觉醒与深化。在万脉齐涌的文化潮流中，我们的舞蹈家意识到一种追溯自身传统的必要性。继《丝路花雨》之后，《仿唐乐舞》、《编钟乐舞》、《九歌》等一系列参照考古材料而编排的舞剧、舞蹈节目相继问世，尽管它们在艺术上尚显稚陋，但它们所代表的探索精神却是有益和富于生命力的。

舞蹈家们的实践推动了批评家们的思索，理论领域围绕中国古典舞问题再度活跃起来。一些批评家们热心于将以戏曲舞蹈为主体的中国古典舞与近年来涌现出的古典舞——或“新古典舞”——区分开来，他们争辩着哪一种舞蹈是真正的中国古典舞，试图“正名”，为它们建立界说。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发展流变，都是一种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选择的过程。人们继承历史，但历史不会和盘托出，今天对昨天也不会兼收并蓄。中国古代舞蹈从发生，经成熟，达昌盛，至